梅氏尚書平 四五六

俟菴經集 七

洌水 丁鏞 著

梅氏書平 四

冤詞二十五 賈逵父賈徽曾受書塗惲是古文正派而其後賈與馬鄭皆受杜林桼書之學雖名爲古文而實與孔壁古文不同

廢鄭立梅之徒其一片奸心唯擊去杜林漆書使不得爲孔壁眞本而已乃此獄審理之要唯在乎賈逵一人吳才老吳幼淸歸震川光有以來按獄者多而皆不能執賈逵一人立之爲首主眞證而片言決之也賈逵者何人也父徽受古文於塗惲以授子逵上六乙杜林傳漆書古文賈逵作

杜林西州之得。不可與偽太誓之誥得。同歸荒唐。彼則毋執前所未見之新物。曰得於何處。此則平帝之時。建立官學。劉歆為師。王璜塗惲為博士。上二乙學者雲集。舉世風動。萬戶同誦。萬目同觀之古文尚書。無一字增減。無一畫差謬之孔壁摹本。唯其古篆異於隸書。漆痕異於墨跡。可珍可惜。故曰西州得之。西州者西京也。光武東還。故指舊都曰西州。往事可恥。亦復可畏。故不言其所傳授也。王莽既敗歆与璜惲皆可恥古文立學。在元始三年癸亥。上七乙下逮光武初年乙酉。不過二十三年。而中間經歷。百險千艱。立者還廢。顯者復晦。一縷殘緒。在此一卷。其對徐衛之言曰。流離兵

亂。常恐斯經遂絶。上五乚明斯一卷之經。即前建立之書。今既因恭而廢。遂恐自兹而絶也。杜林。豈以前所未見新出之物。恍忽言之曰。得之西州乎。且毛氏非矣。欲立梅書。則但論梅書之可信。疏其淵源。明其授受。以絶人猜疑之心。可矣。不此爲務。先擊杜林古文。將何益矣。諺云。我活然後殺他。我之未活。何以殺他。

梅氏之書。自言傳自鄭沖。而鄭沖蘇愉之事。不現晉書。上乚十姚氏之書。自言大航市得之。而茶商鹽估之名。不載隋志。得於市者。諱其根也（萬人所聚不知所出）然且奉之爲聖經。每執杜林漆書。春之轍之。不遺餘力。何意也。杜林非荒唐人。其父凉州刺

史杜鄴。漢書有鄴傳 其外祖。京兆尹張敞。敞之子竦亦博學有名 其官大

司空。後漢書 受光武禮遇。佐理中興之業。見本傳 其所著倉頡

訓詁二種。載於班固藝文志。上乙五 其師友。塗惲鄭興賈徽

桓譚。後漢書云先是四方學士多挾書遁逃林藪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先訪儒雅自是抱負墳策雲

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 其弟子。賈逵衛宏徐巡。

其鄉里。扶風茂陵。與賈氏父子。貫籍實同。根入九地。聲達

八紘。毛氏何故而侮之也。明是孔壁古文之直下孫。中興

祖問鼎輕重。將何以移之哉。

冤詞三十 正義云鄭注胤征云胤征臣名予謂不止不見古文並不見書序 意必參書

只有篇名而無序注書序者冒昧之言胤征序史記有之豈鄭並不見史記耶

錄鄭玄之註

杜林漆書。何得無序。汨作序曰。帝釐下土。馬融訓釐字。釐賜也理也西伯戡黎序曰。殷始咎周。馬融訓咎字。咎周者為周所咎若使漆書無序。馬融何以註之。〇鄭云臣名者本註亂字。孔疏粗引之也。堯典之亂子朱。或以為嗣子丹朱。馬鄭云或以為亂國子爵。稱本注如此似出王肅從來所爭只一亂字。謂漆書無序。謂鄭玄不見序。猶望人信之耶。〇今按夏本紀之注曰。亂臣名。毛氏見史記。胡不並註而詳見之。

寃詞三十一 朱竹垞經義考云桼書古文雖不詳其篇數而陸氏釋文采馬氏注甚多然唯今文及小序有注而孔氏二十五篇無一語焉〇東漢為古文尚書不一有胡常所授有益豫所傳有杜林所得不盡本于安國正義謬稱孔所傳者賈逵馬融等

朱竹垞。初年右梅書。晩來專發其奸僞。此其一也。○毛又計窮。欲以兩漢古文之學。剳去于孔氏書譜中。先把孤弱無援之胡常益豫。先試手勢。然胡常者。都尉朝之嫡孫。上乙二益豫者。汝南周防之嚴師。三上乙皆不可妄扎。唯所謂孔安國。不本于安國。是宜剳去耳。孔疏之病。在乎荏弱。而實焉之謂孔所傳。則不謬。

冤詞三十二 朱子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難讀者皆今文○書體無難易之分儒者讀經當論理不論文○陳第云書之貴眞爲可立極也惡僞爲不足垂訓也今自天子服習古文有裨治理乃反苛責之又曰其文卑而高近而遠○張杉曰竊鈇之疑

眞經贋經。固有難易。先儒妄云今文古文（恐差今直稱眞贋）贋經之中。多收

古籍不可但以書體言也。眞經義理孤高。語脈超絕。讀此節時。不知第二節當有何說。讀首篇時。不知第二篇當敘何事。蓋以當時事情。非今人所能料度。抑聖人意旨。非凡人所能猜摸也。今太甲說命之等。步步馴習。面面爛熟。一似後世臺閣之臣。勉君德疏劄樣子。而其敘事之法。如史館日記。皆安排揣度之文。其文體難易。未暇論也。且云儒者讀書。論理不論文。是切說也。論文所以辨僞眞。僞定而後。始可論理。若愼思明辨之功。有所未盡。而徑加議論。則未有不差繆者。可不懼哉。

陳第之說。蓋俗流之恒言。然誠者天之道也。吾人受性於

脫簡二乎。襲裘弔喪。雖為曾子之失禮。於殺人者無涉。嗜酒鬪門。雖為孟公之過擧。於驚座者何干。朱子所疑。正在二十五篇。佯若不知。對之如是乎。

孔壁古論未出之前。本有魯論齊論。如伏生今文行世已久。故古論出壁。劉向得以校之。孔壁孝經未出之前。本有顏芝孝經。如伏生今文行世已久。故古經出壁。劉向得以校之。若使論語無齊魯之學。孝經無顏芝之藏。則孔壁所出。亦將與尚書十六篇逸禮三十九篇。上九甲同歸於絕無師說。其字句訛損。遑可論哉。孝經仍多訛外今姑不論梅氏二十五篇。無所考校。而絕無訛損。所以疑之。論語孝經。何得援之。

毛氏。亦知尸授二字。本出大序。上丁九又云伏生無尸授事。史漢並無此說。並云孔序之後衛宏有曰云云則心知梅氏之僞。無遺蘊矣。既然如此。何不投戈奉詔。毛氏本意。不在護梅。在乎駁朱。故朱說是處。百計以毁之。瞥見其疵處。卽技癢不堪露其眞腸。寧梅事之有害。而不得不痛罵朱子。噫何故至於此也。然朱子。本用衛宏之說。非據大序耳。上丁九

冤詞三十四朱又曰孔安國序非西漢文章小序非孔子作。貫馬鄭皆云小序孔子所作。司馬遷已收其文入夏殷周本紀中請善識文體者一再讀之

梅序之非西漢文章。可勝言哉。朱子眼力。無堅不透。固無虛發。斯則雖凡眼亦可辨矣。但文體高下。本没摸捉。甲曰

卑淺。已尸高深。終日相難。未有究竟。不如考驗文簿。執其眞贓。爲省力耳。

小序。非孔門之舊也。棄稷之序。必有異辭。而今合於皋陶謨（正義竝無提論者）武成太誓之序。去頭絕尾。添蛇續貂。乖亂唯意。面目全幻。其不能純出孔門可知。有人於此。與人言雖百言皆實。其一言或謊。終爲說謊之人。書序雖本孔子所作。（上甲三）梅本之中。雜以詐僞者。非止一二。庸得無訾乎。（毛氏謂朱子不讀史記眈毛氏考史只考夏殷周三本紀不考列國之世家其粗疎如此矣）

書序。本孔子所作。故伏生奉爲聖經。藏之壁中。班固志之詳矣。（上甲三）其文與彖傳象傳相類。經之所言。序更述之。卽如

誓西伯戡黎之類 夫子所謂述而不作。正謂是也。朱子於詩序。屢執疑辭。力辨僞跡。懲羹吹齏。並疑書序。然詩序則齊魯韓毛義各不同。其不出孔門可知。書序則伏本孔本校之不殊。二十九篇本相校 非有僞也。但今梅氏之本。眞僞相雜。甚可恨也。

寃詞三十五 古文之寃成于吳氏吳云孔壁眞古文不傳。吳云張霸僞作舜典汨作等二十四篇。吳云不敢信此二十五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

吳草廬力辨梅書。取增多二十五篇。別爲一部。絶遏之見卓然可慕。獨其所言有一二疵病。一曰。孔壁眞古文書不傳。則班馬荀范之史。都尉膠東劉歆杜林。以至賈馬鄭三

家之事。似乎考閱未周也。一曰、張霸、僞作舜典汨作之等、則是唯孔沖遠之正義是信。而十六篇來歷。似乎查檢不清也。斯固然矣。上辛十今觀毛氏之言。凡吳所不知。皆洞然知之矣。彼不詳古今源委。猶能辭聽氣聽。辨其爲僞。毛則洞見源委。猶復執迷遂非。恥蹶朱子之後塵。其於草廬所云是非之心。得無自愧乎。

大抵攻梅本者。起疑於顏色動止之間。而考檢文簿之工。太疎太略。吳草廬謂夏侯歐陽之學。已於唐初。不知已亡於西晉歸震川。不檢藝文志。謬謂孔壁古經。本不過十六卷。見毛詞王魯齋。柏謂科斗書廢。安國焉能知之。見毛詞疎率如此。遂

使右梅之人負孔爲固恃孔爲險而其戰不利矣按是獄者須將孔本梅本分而二之八字打開以絶城社之依然後熏灌乃可施也

冤詞三十六 或曰安國未嘗遭巫蠱事毛辨甚長今不錄

或者爲誰孔子世家明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上甲九則其歿在武帝之初年也其云爲今皇帝博士者明安國爲文景時人而逮事至武帝也若其聲跡始發於武帝之朝則是爲武帝時人奚必書之曰爲今皇帝博士乎安國初年受今文於伏生與賈嘉周霸並名上甲七其游學雖早須迨二十此文帝時也其後歷景帝朝十六年

以至武帝之四十年。征和二年得見巫蠱之獄。則其季怡過七耋。何得云蚤卒。上戊九班固。記魯共王事、年紀大舛。上甲八戊一孔安國生卒。尤何必考核而記之乎。安國既沒之後。其家人獻古文而會遭巫蠱事。未嘗施行也。此本朱彝尊之論

寃詞三十七 崇禎末羅敦仁喻義父子僞造今文尚書名曰尚書是正二十卷以小序分冠伏書二十八篇之首。凡攻古文者不敢稱小序与伏書同出如金縢祥黄鎭成王柏熊朋來輩猶必曰伏書合太誓爲二十九篇。羅氏謂今文二字疊錯所名

羅氏之書義例未詳。然伏學之亡最久。今已無徵。今欲正之。宜循鄭本。其主今文。一誤也。舊序既亡。梅本叵信。小序不可不別爲一篇。今云分冠。二誤也。皐陶謨之序上連大禹下連益稷既不可

用亦難擅刪

總之鄭氏之本。其緒猶存。馬鄭王肅之說散見諸經之疏者今亦不少而遥戴無憑之伏學。似於鄭梅眞贋。猶有未了悟者。

伏生原有書序。明載藝文志。上甲三金黃王熊諸公以爲太誓爲二十九篇之一。果是差謬。毛氏欲藉此自衛。亦疏矣。

藝文志一發。何以復言。伏生當年。宜無今文之名。古文既出。今文乃名。羅氏誠若云今文之名。起於鼂錯則誤矣。毛云鼂錯不曾寫書安得稱今文余謂雖寫書必不稱今文

寃詞三十八堯舜二典出伏壁謂之今文太史公司馬談作本紀時抄入紀中已百年矣及天漢末古文出于孔壁其子還始就安國問學將採古文攙入之而以救李陵得罪至征和初又值巫蠱古文經文僅藏官府而史遷只見書序不及見古文五十八篇故堯舜二典皆今文尚書

○見舜典補三

毛氏力護梅書凡兩漢書籍極意舞弄無一回顧唯司馬遷可苦若芒刺在背何則遷與安國生並一世親問尚書而本紀世家所錄不出二十九篇至於梅本二十五篇無一字半句攙入者則梅之僞案司馬遷實爲首證於是力屈遷而伏之令作不見孔書之人然且梅本書序奉爲至寶必欲專利不使分美故嘗伏生則曰汝無書序罵鄭玄則曰汝不見書序而司馬遷之史屢錄書序若云遷得之於伏生即伏生有序不得專利毛將柰何諱其見經而許其見序良以是也吾懲所發則天地不分浮躁如此何言

中理。今其所言。句句誕妄。一曰。堯舜二典。出於伏壁。則伏生但有堯典。本無舜典。一妄也。二曰。伏書出壁。謂之今文則今文之名。當時無有。至孔壁古文出後。始指伏書。名曰今文。二妄也。（有子而後父之名生焉。有渭而後涇之清著焉。）三曰。司馬談作本紀則司馬談執手泣言之時。並無論著。及遷遭李陵之禍。卒述陶唐以來。（並見自序傳）何得司馬談作本紀。三妄也。四曰。抄入百年。値天漢之末。則抄入之役。當在漢高祖殺韓信之年。此時司馬談之祖父司馬無澤。始爲市長。何得稱孫。已抄尚書。四妄也。（此則挾書律亦未及除）五曰。天漢之末。古文出壁。則魯共王之卒。在元光六年。（一上戊）何得天漢之末。書始出壁。

五妄也。六曰。將採古文。罪下蠶室。則族陵之時。孔書出壁。恰過三十餘年。三十餘年。荏冉不採。竟遭此禍。太史公又何其懶。六妄也。遷之撰史實在宮刑之後不可曰遭禍而不抄入七曰。秖見書序。不見五十八篇。則買櫝還珠。啖蔗遺甘。又何儱侗如此。七妄也。八曰。本紀所載。二典。皆抄今文。則班固之言曰。司馬遷從安國問書。故載堯典禹貢。多古文說。二上乙不信班固而信毛氏。吾所不顧。八妄也。數語之間。八妄具著。何以解矣。梅賾之書。贋書也。

冤詞三十九 孔傳行世之舜典一篇細檢其詞則舜典半篇在堯典後編今文者脫去

書序說与堯典連篇○古文實之舜典前截而後截在堯典中○舜典補之

梅賾上古文時自言孔傳亡舜典一篇後人以王范之註補之（上丙 三）蓋云亡傳非亡經也毛氏借此亡舜典一語遂欲變亂帝典匡救梅惡不擇而固其害一至是矣毛氏極詆朱子以改大學刪孝經識格致補亡無復餘地今也乃而效之改堯典補舜典唯意所欲又何故也○堯典舜典雖皆名典其鋪敘事實未必如印一板堯典者記神聖授受賢邪黜陟禮樂制度之大者也舜典雖不可考本紀所載耕稼陶漁成聚成都孝友之行及孟子所言號泣齊栗鼓琴諸事或是古舜典文何得以月正元日以後徃自裁割屬之舜典又取耕稼陶漁等事戴之爲首乎（毛以此爲首）古

經體裁最嚴。詢四岳闢四門。咨十有二牧。咨二十二人。諸段皆赫赫皇皇。宗廟朝廷之大事。顧以家難諸條。爲之冠弁。將成何等文字。事類絕殊。詞理不通。古舜典。斷不如此。毛所云舜典補亡其取材如此非矣

冤詞四十今考史記自曰若稽古帝堯起至放勳乃殂落是堯紀即是堯典自月正元日起至舜生三十是舜紀即是舜典○又云僞太誓杜林僞古文武成畢命云云

作史者、自立門目。我門既列、任取彼文、分入我門。未有依彼本文、立我門目者、司馬遷執堯典、取堯沒以後之事、入于舜紀、未必舜紀是舜典也、若云咨牧命官。於堯無涉。不當入堯典、則禹曰洪水滔天、夔曰擊石拊石。與皐陶無涉、

何以入於皐陶謨也。梅本之益稷夏本紀曰。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岳。皆曰鯀可。堯曰爲人負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四岳。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此用堯典文而略略剿易者也。若如毛說。竝於堯典截取此段。以立禹典一篇。東敗西削。堯典其有餘哉。

總之毛氏冤詞。不唯其秉執不端。考據多舛而已。本源心術之病。觸処呈露。良可恨也。原夫尚書之訟。最無當者伏生也。戴之而無所憑。攻之而無所乘。他人不知。毛則知之知之而猶攻之者。竊自託於孔安國之門也。夫既託身於

孔安國之門則凡眞傳孔安國之學者必愛之慕之焉可矣塗惲賈逵馬融鄭玄之學明是孔安國之宗子嫡孫他人不知毛則知之知之而猶攻之者爲梅賾右袒將以對壘於朱子也爲其心嫉朱子如私怨凡朱子所言不忍屈膝明知梅僞而爲蹠吠堯明知鄭眞而指鹿爲馬明知孔安國之可宗而陽借其威陰竊其統明知伏生之無可訾而洗瘢成疵加以藏僞之案明知杜林之爲眞傳而鍛金爲鐵冒以造贗之名其秉心如此尚亦何言至於武成畢命之見於漢志者當時十六篇奇古險奥雖無師說其殘章缺句或爲儒者之所誦今絕無所考而直蒙之以僞書之名使劉歆班固輩當之其無辭而服僞乎

遺議一朱子云伏生記得者皆難讀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朱子云書序恐不是安國做又小序斷不是孔子做○朱子云毛公傳如此高簡漢儒訓釋多是如此

此朱子眼力透徹処朱子不考漢書不考劉録不考鄭序卽孔疏一通亦未嘗仔細稽驗故篇目之差舛數額之贏縮儒林傳授之脈官學興廢之跡未有所歷歷辨破直以文體之汚隆句讀之難易註釋之詳略斷之以是假非眞譬如司寇之臣鑒照神明辭聽色聽氣聽目聽己能洞徹肝肺悉得其情自不必考閱簿書參驗詞證而能折獄致刑大畏民志也至若後生末學不得如是必須寸寸絜度步步踐履採其實跡執其眞贓令不得游辭飾舌然後方

可以闡發朱子之志事也。

遺議二 朱子云書序不可信伏生時無之又云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向來語人唯陳同父聞之不疑。又云小序可疑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爲治之次序舜典亦一代政事之終始却說歷試諸難

百篇之序。本出伏壁。班固志之詳矣。上三甲 當時歐陽夏侯之學。建官主世。萬目咸睹。不可以無序爲有序。伏生之二十九篇其一篇非即太誓乃是書序故漢業初定太誓未得之時伏生業已將二十九篇教于齊魯之間 伏書孔書。二十九篇。既相考校。上八甲 兩家皆有序一卷。可知也。但梅賾變亂者多。誠非孔門之舊。

梅氏既分堯爲舜。以半爲全。理應改序以趁文。雖然。西晉

之時。伏書未亡。鄭學方盛。舊序新序。不得大殊。故寧與經文齟齬。而不能有改次。史記無二典之序無以考驗朱子。舉舊序而措諸新經。今分堯爲舜所以不合。若以兩序。各施舊經。則無可疑昔之堯典。並叙堯舜。則其序語。以堯起之。以舜結之。固肰也。但讓于虞舜之下似删一二句舜典之序。舜典既亡。無以考驗。然舜之政事終始。已具堯典。不應疊述。今按舜本紀。自漁雷澤陶河濱以下。九男二女。成聚成都。家難諸事。無非艱險屯邅之跡。古舜典亡篇。或敘述如此。故舊序。有歷試諸難等語。而梅賾冒用之也。若據梅本。則舜已榮顯。何云側微。舜方平步。何謂諸難。梅傳以爲治民之難事釋文作平聲皆非也

辯。朱子本以顧命亦非冊命之體。肆命梅註亦爲戒太甲文之難易
不可以此別之

遺議五 吳澄云二十五篇凡傳記所引收拾無遺也。張霸偽書遼絶矣己見前

若云傳記所引。收拾無遺。是可相容。則大不然矣。同一至理之言。若通看全文則大善。不然。寧孤行一句。若其翻倒事實。冒之以偽者。大妨義理。如夔夔齊栗。瞽亦允若。固爲孝子孚感之至理。若以感化瞽瞍之法。又欲感化苗蠻。私議既定。歸吉帝舜。舜亦嘉納。誕敷文德。則甚有害於倫與理矣。又如湯之伐桀。不過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之伐紂也。臚陳罪惡。不少顧籍。而趨功攫利。至云時弗可失。

迺以天視天聽等至言妙訓。揷之於此間。則假仁借義。似王如霸。其害於義何如也。讀此諸篇。以之爲嘉謨格訓。其於父子君臣之仁。尚可曰講之熟而思之愼乎。今人讀杜詩者不記全文寧孤吟一句有誦朱竹垞集杜之詩而奉之爲詩聖可乎其寄興託意之妙必皆乖戾而無當矣吳所云張霸僞書。謂孔壁二十四篇也。二十四曰篇世所不傳。梅氏二十五篇。無以校看。則其遼絶與否。何以定之。幼淸不考漢書。不知張霸作何物。又誤看孔疏。不知孔之指意。不在張霸之徒二字不細看又不知張霸是西漢人。又不知孔疏。何故苦攻此二十四篇。恭遵其說。反擊此吳漢無傳之二十四曰篇。疎甚矣。然而梅書之僞。確然論定。其卓識不可

及也。

遺議六林少穎云唐天寶三載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今之所傳乃天寶所定本

隋書經籍志。有古文尚書十三卷。今字尚書十四卷。上丙二必稱今字者。明非伏生今文之本也。伏學已亡於西晉末隋志所載明亦孔本而今字者則隋代已有今字之本。自安國時已以今文讀之至唐天寶三載衛包。爲集賢殿學士。詔從今文更定。其後不復改定。王應麟云按國史藝文志唐孝明皇以今字藏其舊本開寶五年別定今文音義咸平二年孫奭請摹印古文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今亦不傳則蔡氏集傳。亦唐衛包本也。梅賾之隸古定今亦難見。薛士龍書古文訓云是梅氏之本未知然否○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訊刺字。皆用古文。石經殘文見收於洪

逕隸釋之中者五百四十七字洪以梅書校之文字互有多少今人讀書。凡與梅異者。認作伏本。大謬也。真孔僞孔。本多差舛。

遺議七 王應麟云鄭康成書注閒見於疏義如作服十二章州十二師孔所不及

優劣奚問。鄭雖拙眞也。孔雖工贗也。朱子謂孔傳學道。見語類。誠哉言也。鄭之諸註。書註最善。王粲定評。已見於顏氏家訓。王粲云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意意皆盡矣所疑猶未喻焉凡二篇二篇之外。皆釋然矣。當時文學之士。其推重若此。而孔穎達。力詆鄭學。使不得與於斯文。豈不嗟哉。眹其眞性眞情。發見於緇衣之疏。引君奭之節

遺議八 馮廷鑾云中秘書非世儒所得見宜乎後

而後傳

中秘書。世儒固不得見。劉向劉歆則見之矣。上八 甲武成日月。又何與梅書不合。而著之於三統曆也。其傳之都尉朝。以至桑欽者。世人又何不見。孔僖丁鴻周防之等。衆弟子千有餘人。以講此書。上三 乙 得見者。已千有餘人矣。千有餘人。爛漫誦習。而趙岐包咸鄭玄王肅。杜預韋昭之等。獨聾獨瞽。有是理哉。凡爲此說者。盡取論語玄牡之註。一再讀之。〈天漢獻書之後。下至東晉之初。不滿四百年。其謂之七百年亦誤。〉

講義一 嘉慶庚午四月之望臣在茶山謫居疏理梅書之案偶檢篋得我

正宗大王御製尚書條問一道蓋亦反覆究詰於梅本之眞僞而思闡朱子之志者臣三復恭誦潸然以泣

聖主察理之明無微不燭無奸不照也敬錄

益知我

原問遂爲條對如乎以寓

於戱不忘之思

御問曰漢興六籍皆有師承一經之中諸家之本亦各不同如易有三詩有四春秋有五之類是也而不過爲字句之增減訓詁之出入而已若以全經論之未嘗不相同而獨尚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一爲二十八篇一爲五十八篇則不但字句訓詁之異也篇帙之多寡蓋或相倍而今觀古文增多二十五篇頗有可疑者蓋孔安國承詔作古文之傳在武帝之末而上之秘府之後不及頒行則其書雖

在於秘府。而外人莫或得見也。雖漢書及正義。自都尉朝以下。至于梅賾。而略言其私相授受之人。而漢後諸儒。實皆不得見。

臣對曰。都尉朝者。孔安國之嫡傳也。四傳至王璜塗惲。平帝之時。王莽奏建學官。莽敗而官學亦廢。唯賈逵之父賈徽。親受古文於塗惲。傳之子逵。以至馬融鄭玄。此乃孔安國之眞傳也。彼所謂梅賾者。無源之水也。無根之木也。至於隋唐之際。聖王不作。眞儒不出。鄭學寢微。梅書獨行。棄眞而取贋。使臣而聞舊。于古儒林之恨。未有大於是者也。孔安國雖獻壁中之眞本。而未獻之前。

私有翻寫之本。故司馬遷都尉朝。以至許愼桑欽。無不傳習。其秘府眞本劉向劉歆。親手考校。而東漢諸儒講授草野之間。動至千人。詎有不見者乎。不見云者。梅氏之僞書也。

講義二 問目本是一條今分爲四

故太史公史記。多用尚書文。皆是今文也。古文則未嘗錄趙岐註孟子。高誘註呂覽。杜預註左傳。凡於增多篇內之文。則皆曰逸書。唯後漢書。以爲賈逵馬融鄭玄皆從杜林。得古文註解。而今見正義所載篇目。則增多二十五篇。未嘗及一。而只取伏生今文。雜以百篇逸書之名。以合五十

八篇之數。則此三人。亦非見眞古文者也。許愼作說文。自以爲書用孔氏。而今考十二篇中。所引尙書字句。皆是今文也。孔書則亦無一字之及。然則愼亦似不見古文者也。是自天漢以後。至永嘉之末。名士碩儒。無一人道此。而千年遺文。乃出於南渡搶攘之際。其可疑一也。

臣對曰。史記所用。是乃孔安國之眞本。故班固之言曰。司馬遷從安國問書。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史記何嘗用今文乎。許愼說文。亦然。許愼見眞孔書。不見贋孔書。故所引字句。不出於二十八篇之外。梅氏二十五篇之非孔舊書。斯可驗矣。愼旣自言曰。

書主孔氏而實用伏氏有是理乎孔書伏書其經文本同也

講義三

隋書經籍志以爲晉世秘府有古文尚書經梅賾所上者特安國之傳云而科斗書入秘府之後凡經王莽董卓劉石之亂蘭臺遺籍不知幾入灰燼而乃尸漆書竹簡儼然於干戈之中則是豈可以確信乎其可疑二也若以文體而言之伏生之文無不艱險增多之篇一例從順以商書之平易而盤庚微子之難讀則是今文也以周書之難讀而泰誓武成之平易則是古文也作史之人相後於千載

之遠。而合觀古文增多之篇。文從字順。如出一手。又豈非可怪者乎。雖其書。多見於論孟左國。禮記荀子等書。引用古文處。而設使有作僞之人。則何難於博考諸書。而纂取之也。其可疑者三也。

臣對曰。秘府古文。卽民間古文。彼特壁出之原本。此乃翻寫之諸本。兩漢魏晉。下逮陳隋。孔氏古文翻寫之本。家家有之。如今蔡傳之行世。則秘府原經之或存或亡。不足追問。特其古物之失傳。爲可惜而已。且梅氏所上。經傳具備。豈有上傳而不上經者乎。斯則毛奇齡乖拗之言。於理不然也。至若文體艱易之絕殊。此是朱子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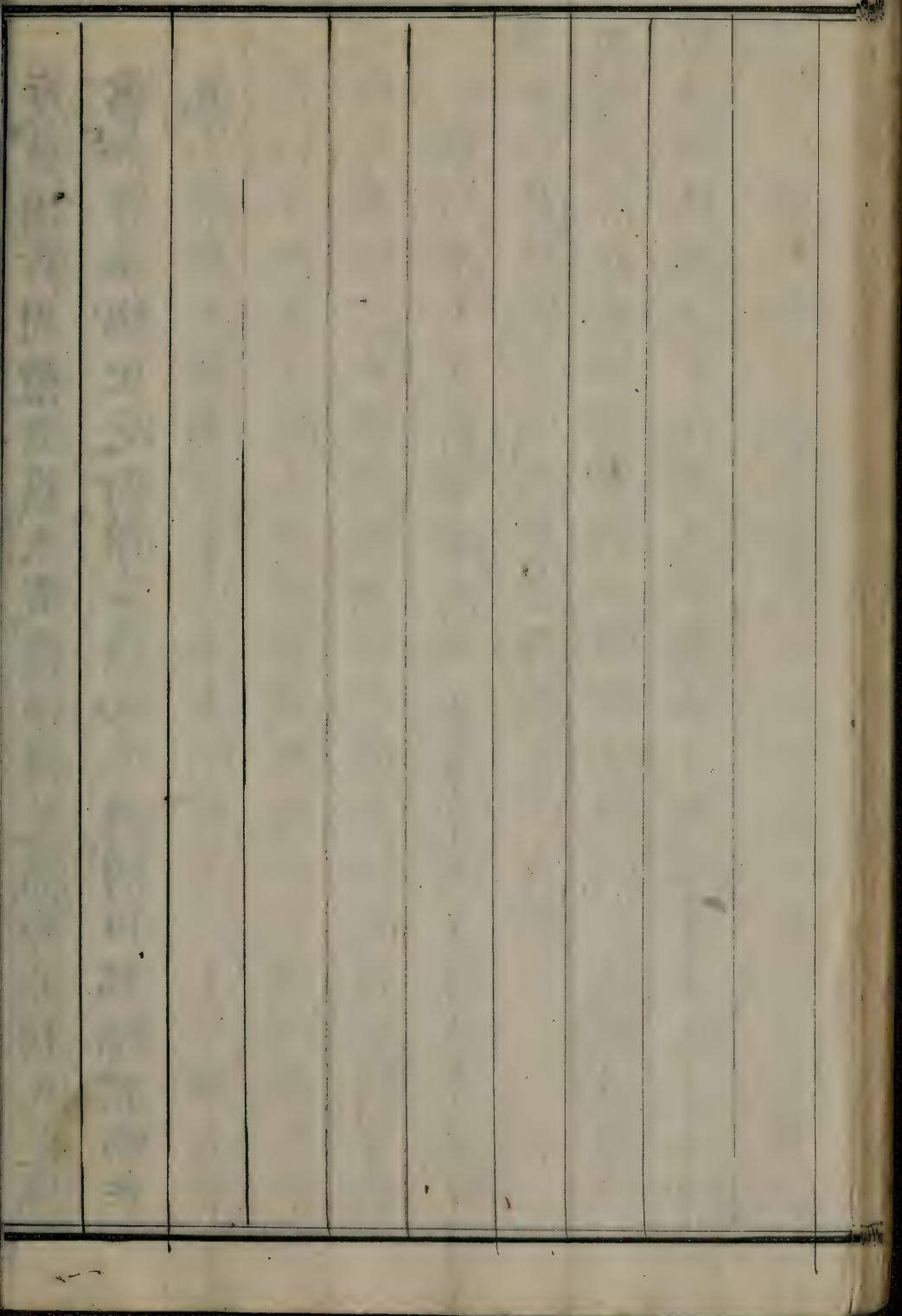
日之論。非一非再。吳棫吳澄。亦皆言之。僞者之採輯羣書。而自爲之修潤。審矣。聖諭至當。臣無任欽服之至。

講義四 此四節其總論也諸篇條問今不可得

是以。朱夫子亦嘗疑之曰。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難讀者皆今文。又曰。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合衆說而觀之。夫子平日之論。槩可知也。然則蔡傳所謂二典爲謨。葢嘗是正。又何故欲朱子之箋釋羣經也。多矣。旁及離騷參同之類。而至於此經。而獨闕焉。其亦有微意於其間。欲如以爲其書之可疑則何

不作一辨以明其僞反使門人作傳歟今若以古文眞爲可疑則禹謨之十六言太甲說命之微言嘉猷周官之制度都歸烏有也此實聖學之頭腦也經術之大關也窮理之士必有所博考而淡量者願聞晝一之論

臣對曰朱子書傳草稿尚載遺集其所全註者堯典舜典呂誥而已大禹謨無征胤之節洛誥自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其文不備又有金縢說武成日月譜而已朱子於此蓋嘗反覆商度竟以微意而停之也朱子眼力卓越千古豈其不僞而僞之哉至若禹謨之十六言太甲說命之微言嘉猷皆本採輯於先古經傳之中周官制

度莫備於周禮六篇。大戴禮保傅之篇。雖非梅氏之僞書。而帝王御世之術學者洗心之具。周自赫赫然昭在也。

與猶堂集卷之二十

洌水 丁鏞 著

梅氏尚書平 五

大禹謨 孔壁本有文無注在十六篇中

序曰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作大禹皐陶謨益稷

大禹謨之序何得以皐陶爲首此本皐陶謨之序而移以冒之也夏本紀亦云皐陶述其謀而已書有棄稷本無益稷說見上丙六

夏禹名曰文命夏本紀

堯舜禹湯皆有二名孰名孰號雖不可定要之名稱有

后克艱臣克艱用孔子語孔子對定公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又曹植詩曰爲君難爲臣難嘉言罔攸伏用盤庚語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野無遺賢用楊雄文連珠云錄不遺賢萬邦咸寧用易傳乾彖之舍己從人用孟子以舜事贊堯德又不可不虐無告用莊子莊子天道篇云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又季文子云君子不虐幼賤孟子云窮民之無告者

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呂氏春秋

書本云天子之德則非諂之於君前也今改之曰帝德廣運則直面諂美諂舜于梅傳以爲美堯則堯本嚳子奄有四海爲天下君又何說也然且堯舜以得天下爲大憂奄有四海爲天下君何足以贊美揄揚是利天下之

言也○惠迪吉從逆凶用洪範七稽疑之文

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戰國策云趙武靈王立周紹爲王子傅引書曰云云

疑謀勿成非古人語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聖人之成疑謀如是也苟有嘉謀嘉猷以有纖毫之疑而棄之勿成天下事無可爲矣

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左傳文七年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夏書曰云云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

或曰使勿壞以下皆釋書詞也通作書文可乎毛云左傳知莊子曰師之臨曰師出而律否臧凶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曰律不行之謂臨

平曰知莊子引易詞繼演數語以釋二卦之義師之臨郤成子引書詞繼演數語以釋九歌之義其例正同毛氏引此適足以資敵以之白梅兒則未也若易詞有川壅爲澤等句則右梅者可引之○楚詞云啓棘賓商九辯九歌天問文○又離騷云啓九辯与九歌夏康娛而自縱又云奏九歌而舞韶朱子云九歌禹樂也九韶舜樂也舜本紀云禹興九招之樂鳳皇來翔招韶通毛氏以九韶爲九歌亦非也歌曰九歌舞曰九韶不可混也大司樂云歌南呂舞大磬歌函鍾舞大夏歌舞不可混也季札觀樂

亦歌舞各陳班固西都賦云歌九功舞八佾今以九歌爲九韶可乎其云禹紀舜功德爲舜作樂者理似然也○書大傳云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云四章皆歌禹之功此又梅氏之所本也成十六年申叔時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襄二十八年云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周語祭公謀父曰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晉語文公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

夏書曰地平天成左傳僖二十四年鄭子臧好聚鷸冠君子曰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又文十八年史克曰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地平天性若如史克之言則地平天成禹不得獨專其功矣○堯奬舜曰乃言底可績三載質而無華嚴而有法如此舜

奬禹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何其溢也○纂取夏書以爲禹謨又反題目曰虞書者當時鄭玄之本夏書亦題曰虞夏書知可通稱以欺世也旣可以欺則以夏爲虞明不以左傳爲本也何其詐矣

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左傳莊八年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我實不德齊師何罪夏書曰云云姑務修德以待時乎

梅鷟曰德乃降三字乃莊公自言杜預註此甚明今乃連襲其文毛云以郟降之故引書之稱降者以解之使之邁種德三字則與郟降何與○平曰此則毛說是也然夏書本受降之降今梅書作升降之降江巷反此當求何舜之時司馬司寇合爲一官其命

皐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卽皐陶受鈇鉞專征伐而不嗜屠殺來之以德故夏書有德乃降之語今乃繼之曰黎民懷之則黎民豈蠻夷寇賊之可以降附者乎

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左傳襄二十一年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若上之所爲民亦爲之又可禁乎夏書曰云云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又襄二十三年仲尼曰臧武仲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又哀六年楚昭王有疾不祭河孔子曰昭王知大道矣夏書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左傳凡三引書其精義雖不可詳要之皆强恕之義也

一則曰申己二則曰恕施三則曰申己以此推之八箇兹字皆指自己而言聖人之道盡己而已愛人不親反求諸己治人不治反求諸己禮人不答反求諸己孟子曰反求諸己則天下歸之孔子曰一日克己天下歸仁皆此義也反己克己工夫也天下歸仁功效也聖人將欲成功必先盡己結之曰惟帝念功良以是也杜預云釋兹在兹謂欲有所治於人亦當顧己得無亦有之此與帝舜之念皐陶何干○蔡傳以八箇兹字都作皐陶看則禹之薦賢何其喋喋然縷縷然与四岳薦舜之語氣味不同也雖放齊薦朱驩兜薦共工其言木訥不至如此

惟玆臣庶罔或干予正用孟子其于汝治惟玆臣庶予罰不及嗣

襲康誥逸文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蓋此數節皆帝典呂刑

之襲取者○帝曰皐陶三十八字帝譽皐陶皐陶曰帝

五十九字皐陶贊帝帝曰俾予十四字帝譽皐陶一酬

一酢上下相譽諂諛成風讜言莫聞曾謂唐虞之世乃

有此事

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左傳襄二十六年聲子曰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

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与其失善寧其利淫

夏書曰云云懼失善也○又漢書路溫舒傳引此二句

舜曰維予從欲而治荀子

書曰洚水警予孟子

夏書曰戍允成功左傳襄五年楚殺子辛君子曰己則無信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云云

老子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老子楚人荀

卿游楚習見其書故用是語也然老子荀子之語盖𢘫

人能謙卑不矜不伐則天下必無與汝爭妒之人此箴

戒語也今取之爲襃奬贊美之語則又失其本旨矣○

帝曰來以下七十二字又津津譽禹非唐虞氣象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

永終論語曰云云舜亦以命禹

此四句一句一韻一氣鑄成分開不得乃今分作三段

散入三節破碎毁裂不可復讀雖功庸邦戎黜綴叶韻

詞理冗雜斷非眞面何況危微二句自相叶韻攙入其間不成格例

鄭玄云曆數在身謂有圖籙之名○何晏云曆數謂列次○梅傳云曆數謂天道○朱子云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鏞案天之曆數在汝躬者謂舜身掌曆象之數也羲農以來最重曆象能明此事卽承帝統故皇帝考定星曆正閏餘律曆志云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大撓作甲子少皞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見左傳國語其後二官咸廢而閏餘乖次曆數失序帝嚳承之明於曆象建日月迎送之法堯又承之曆象日月敬授人時遂復重黎厥命羲

和舜又承之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及夏之時代有扈則數之曰怠棄三正征羲和則書之曰廢時亂日由是觀之上自黃帝下至舜禹其帝王授受之統專以曆數匪有他也蓋此曆數之官欽若昊天敬授人時而鴻厖之時曆紀不明非神聖大智不能典職故能典是職者卽承大統考之古籍其驗曆然史記曆書泝考曆源乃曰堯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申戒文祖者戒舜於宗廟也班固律曆志詳敘曆紀亦載是語則司馬遷班固皆以曆數在躬爲身任治曆欽天之職可知也鄭玄溺於讖緯謬以曆數爲圖籙而梅氏習見鄭說曆

數一段順尸直下如時俗所言非僞而何

梅傳云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咸毛云自此包註論語爲天祿長終汝身東漢以前並無解永終爲永絕者○漢書武帝立齊王閎策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獻帝禪位于魏冊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班彪作王命論亦曰福祚流于無窮天祿其永終矣○至三國魏志始云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于魏○孔傳此解全〇平非三國以後人所能窺見而謂東晋人僞爲之乎

曰毛氏迷甚矣但使論語包咸之註不滅於天地之間則雖戌會亥會之人能爲此解況於高高東晋之時乎然且包咸以困爲極謂能窮極四海則天祿長終梅傳以困窮爲天民之無告者兩註判殊不相合也包說雖謬自成一家困之爲字本出卦名以困爲極大謬也蔡傳雖晚却合正理

蔡云民困則君祿絕梅氏之說上不逮古下不合理眞是造贋之人敝漫不根之學毛欲戴而宗之不亦謬乎

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荀子解蔽篇曰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知之○倕作弓浮游作矢羿精于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于御自古及今未有兩而能精者也

梅鷟云明稱道經而以入尚書非僞何也毛云帝典王謨實軒黃以來相傳之大道故稱道經○易通卦驗云燧人眞刻道經○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馬融忠經引其文非東晉梅氏所能假也○平曰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已立道家一名與儒墨名法列爲六家傳自序班固作藝文志道家者流有老子鄰氏經老子傳氏經老子徐氏經與儒墨名法列

爲十家未聞吾家之書名爲道經毛氏引緯書之文則
緯書本尊道經以壓墳典非以吾家書爲道經者雖然
言苟合理雖其出於莊列之尸者尚當佩服况老子者
孔子之所嘗問禮者乎吾道老道之所以分惟公私之
別吾道欲兼濟天下老道欲康濟一身然吾道有時乎
斂藏老道亦期乎治平古人或雙尊之以是也偏於兼
濟則爲墨翟偏於獨善則爲楊朱孟子欲相時而動或
爲禹稷或爲顔回此方是吾家之中道也然志在兼濟
則禮樂刑政教法必廣志在獨善則心性形軀教法簡
畫故心性之說惟道家常言之儒者取以自資亦其宜

也故荀子採此二語繼言精一之義以資克己復理之工其意未嘗不善後學於此表章闡發以爲遏人慾存天理之大訓至誠孰云不可但陰竊其語飾出大禹謨一篇可怪之甚又況舉此三言加之於堯舜禹所相傳允執厥中一語之上則頗覺磈礧而不安矣○毛氏每云馬融作忠經乃引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欲藉重爲援然馬融不見梅書其論已定庚四上則當據此所引二句以定忠經之僞豈可據忠經以定梅書之眞乎所謂馬融忠經新舊唐書藝文志皆無影響唯自宋史始錄其名與王向忠經海鵬忠經並是僞撰毛氏何苦引此大

抵人心道心道家之妙言也允執厥中堯舜之大訓也二語俱妄表章但合作一語却有難通何者形氣之私克而後性命之理復茲所謂唯精唯一也偏倚之弊除而後直溫之德和茲所謂允執厥中也一則克己復禮之至談一則君子時中之極致兩語各臻其妙何必合之爲一事堯舜單言執中未嘗非聖戒也道家單言心體未嘗非至理也孟子曰養其大體者爲大人養其小體者爲小人此人心道心之說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伊尹聖之任者此君子時中之義也伯夷伊尹亦未必養其小體以殉人心猶不能允執厥中二語之不必合觀

不旣明甚乎苟不能超然公觀亦不能犂然內悟也

四庫書目云馬融忠經鄭玄註其文擬孝經十八章經與註如出一手考融所述作具載後漢書本傳玄所訓釋載於鄭志目錄尤詳孝經註依託於玄劉知幾尚設十二驗以辨之其文具載唐會要烏有所謂忠經註哉隋志唐志皆不著錄崇文總目始列其名其爲宋代僞書殆無疑義王海引宋兩朝志載有海鵬忠經然則此書本有撰人原非贗造後人詐題馬鄭掩其本名轉使眞本變僞耳

五帝本紀云帝嚳旣執中而徧天下 徐廣云漑古旣字 司馬貞云卽尚書

允執厥中 ○鏞案執中之學爰自帝嚳下至子思其源流遠矣然荀子精一之說却不以執中爲歸趣又在兩漢文字凡用執中者不言精一若漢書董賢冊文冊云允執厥中齊王閔冊文禪曹操冊文文見上皆可攷也今詳荀子語舜之治天下自一語也道經自一語也僞作弓自一語也僞者遂將道經及僞作弓二節並作舜語此其詐處也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周語襄王賜晉惠公命晉侯不敬內史過曰晉侯必無後夏書有之曰云云可畏非民用召誥顧畏于民碞惟口出好興戎用正月詩好言自口莠言自口

三旬逆命襲文王伐崇事（左傳僖十九年云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敎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萬章問曰云云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于父母（添出於長息問公明高之言○書大傳云舜畊於歷山○鄭玄云歷山在河東）

趙岐云孟子之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十上丙）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

○說文引虞書說曰仁覆閔下則稱旻天（王應麟云虞書說）古之舜典（十上丙）其有號泣旻天之文可知也

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瞽瞍北面而朝之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此齊東野人之語也書曰云云是爲父不得而子

史記曰堯崩舜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瞍夔夔惟謹如子道事趙岐云舜既爲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叟○鏞案祗載者載旗也曲禮曰載青旌月令曰載青旂○號泣是天畊歷山時事也載旂見父踐帝位後事也觀於史記孟子其事瞭然既踐帝位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被山龍之衣載交龍之旂以見匹夫之父猶復夔夔齊栗恭執子道與漢高祖長樂之宴唐太宗頡利之舞氣象不同此舜之所以爲大孝而瞽瞍之所以亦允若也若於耕稼之日躬荷耒耜還自田疇彈淚飲泣以見頑嚚之父則雖非孝子亦莫不戰戰栗栗豈足爲至行瞽瞍亦豈有允若之

理舜既娶帝女爵爲都君［三年成都故曰都君］百官皆備九男列侍瞽瞍猶爲塗廩穿井之計孰謂歷山之時瞽已底豫梅氏之書裒綴鏁補謬取三十年前事合于三十年後事其無理不倫如此尚可曰非僞乎〇不惟是也舜方坐朝益與禹皆北面而事之既將帝父比之苗蠻又以底豫之至行比之格頑之外務不惟臣分不然抑亦倫類不襯也〇禹之班師無他憑據單單緣此感瞽瞍一段罷軍還來將以何語告帝使帝數之私議則然入而諱之乎苟其諱之帝亦何以知夫兩人之意而必欲以文德感之若云告之則舜亦將以感瞽瞍之法感苗蠻

乃敷文德乎此一節吾所不曉

班師出史記楚世家之敘又漢書趙充國傳云班師罷兵振旅別是一禮敘事之筆不暇言振旅之禮其僞可知周禮夏官中春教振旅大司馬左傳云三年治兵入而振旅隱五年國語云旁告諸侯治兵振旅爾雅云出曰治兵入曰振旅釋天文采芑詩曰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蓋其爲禮治兵則幼賤在前振旅則尊老在前此則少儀所謂出先刃入後刃之義毛萇所謂復老幼之法也安得罷軍還京謂之振旅又吳語吳王夫差以與師伐越爲振旅

誕敷文德用論語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平論義理則曰

修文德來遠人可也記事之文何得曰帝乃誕敷文德文德爲物本無形象豈可一朝猝然敷之舜在位幾年頓忘文德今日爲此苗蠻急急敷之舜之文德一何怱遽此個文德亦無感格之理

舞干羽襲韓非子五蠹篇云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敎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舜以舞服苗實有是事故戰國策云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倮國下文云欲以論德而要功楚詞天問云干協時舞何以懷之王逸讀舞爲務又作少康時事朱子注直引今大禹謨非無據也但在古籍止有干戚本無干羽故韓非子旣云執干戚舞崔寔政論亦云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

闔干羽無文也（簡兮詩毛傳云萬舞干羽也鄭玄不從其義孔疏亦斥毛而從鄭）故魏明帝詩云重華舞干戚有苗請服焉（櫂歌行）鍾會檄蜀文云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鍾毓與曹爽書云干戚足以服有苗（見魏志）王導傳云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見晉書）降及唐代李白習見梅書猶不信之故其詩曰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不云舞干羽）益知干羽無文也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云有苗氏負固不服舜乃修文教三年執干戚而舞之有苗請服（見舜紀）始增修文教一句然其稱三年猶爲近理其稱干戚猶遵古籍乃梅氏之書以干戚爲干羽以三年爲七旬與古今諸文悉悉乖舛其僞可知

彼竊孔子修文德一語故必敷文德旣敷文德應用文舞而彼知干戚本爲武舞見禮記周禮春秋傳等羽籥乃爲文舞故改戚而爲羽分武而爲文也欲巧反拙悉違信文不亦妄乎○兩階者京闕之兩階也禹之班師苗則不隨我雖儆儆苗則何知旣然不知何以格矣若云自然之理遥知感應則銅山西崩靈鍾東應亦渺茫之言也

五子之歌 孔壁本有文無注在十六篇中

序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夏本紀同○馬融云須止也○鄭玄云避亂於洛汭

楚語士亹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云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河汭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洛汭傳曰夏有觀扈○離騷云啓九辯与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云書序五子之歌逸篇也○鏞案五子之姦載在國語其在水經註亦以五觀爲太康之弟既以姦名述其祖訓安得如是當時五子之歌蓋國人作之也○觀扈非五觀也左傳注疏謂史傳無文而韋昭謬引爲證此則

非也王應麟以五子為仁義之人以病韋昭不公甚矣甘誓眞也突然書之曰大戰于甘而天成之色自然外著五子之歌胤征僞也鋪陳多少說話而假飾之跡厭然莫掩

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左傳襄四年晉侯欲伐戎魏絳曰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夏之衰后羿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羿歸自田寒浞殺之靡收二國之燼滅浞而立少康。靡夏臣名

杜預云太康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左傳云浞使澆滅斟灌斟尋。杜云二國夏同姓仲康之子后相所依也

○鏞案左傳云因夏民以代夏政故曰因民不忍距于

河也然淫于原獸惷身失國本是后羿之事而移冒太康搆成罪案又何故也〇左傳二斟之滅在於寒浞之時吳世家亦云而皇甫謐亦謂鼏率師滅二斟遂殺夏帝相見帝王世紀乃杜注忽云羿遂伐相又何據也杜必有所據大抵羿不可知也淮南子羿之射日實在堯時楚詞所云羿焉彈日天問文〇又離騷云羿淫游而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歸藏易所云羿彈十日是也說文云彈者射也然許愼說文又以羿爲帝嚳射官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射官故帝賜弓矢而孟子以羿爲死於逢蒙羿事不可詳也若赫赫夏書原有距太康之文古今諸說豈若是荒唐其云距太康僞也

歌時代較先而韻法最嚴解繩以來有訓下本寧可以叶韻者乎烈文詩何得引之訓者順也順者馴也字皆从巛坤順之義也故堯本紀曰彤車白馬能明馴德徐廣讀馴爲訓周禮土訓地官文鄭司農讀訓爲旬訓者馴也烈文之詩訓与入叶刑与忘叶何得舞弄如是〇者之爲字与語詞不同故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魯頌文維魴及鱮薄言觀者采綠詩皆者爲韻安得与兮只等同例以上叶敬無此法也

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用越王語國語越王名范蠡而問焉曰出則禽荒入則酒荒〇僞者執國語以作此歌酒荒改以色荒而徙酒荒

二字用于亂征益同日所作

夏書曰惟彼陶唐率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左傳哀六年楚昭王不祭河孔子曰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夏書曰云云由己率常可矣○由己者釋念茲在茲義也

杜預曰滅亡謂夏桀也○鏞案孔子引書本取率彼天常一句故總而斷之曰率常可矣僞者必欲參錯改換以掩其跡任拔一句乃精神骨子之句不幸見拔則不柁之舟失珠之櫝將焉用之○行者序也列也邦有常典寔循天理如綱有紀有條不紊今也失其序列以亂紀綱所以亡也隻字片言皆有精義僞者任改二字曰

今失厥道則脣沾之所能言有何滋味然且落韻改之何益

夏書有之曰關石龢均王府則有周語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夏書有之曰云云賈逵云關通也國語注○韋昭云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梅傳云金鐵曰石蔡云鈞與石五權之最重者○鏞案若如蔡說則於景王鑄錢事何干左思魏都賦云關石之所和均財賦之所底慎注以關石為衡稱和均為平和之義張華大司農箴云阜茂豐物和鈞關石李善獨遵賈逵以關為通梅傳亦以關為通

或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襲孟子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

毛云九辨曰豈不鬱陶而思君王逸云憤念蓄積宋玉必不讀

孟子又云曹植詩鬱陶思君未敢言謝靈運詩幽思還鬱陶○平曰鬱陶者象之

假情也忸怩者象之眞面也千古以來惟象見舜一事

可以兼用此四字於他人何干

胤征孔壁本有文無注在十六篇中

序曰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夏本紀同

鄭玄云胤臣名見夏本紀注○梅傳云胤國名○鏞案魯侯

征徐可云魯往征之乎齊侯征楚可云齊往征之乎鄭

只見書序以胤爲臣名本自合理毛乃病之六上寅不亦

惑歟經云胤侯者僞也

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 左傳襄二十一年叔虎既誅將罪叔向所奚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云云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不免其身不亦惑乎

杜云聖哲有謀功者當明定安之勳功也○鏞案聖有謨勳如伊傳周召之類也明徵勳閱定其保全之法所謂十世宥之也惠訓不倦者釋詩之詞謂惠順公事不敢怠遑訓者順也 字从巛見上 僞者改勳爲訓全革本旨則明徵定保何說也凡讀此句者不知此義竊負螟蛉化爲蜾蠃尚何以覓舊腰哉

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左傳襄十四年晉師曠曰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云云正月

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

梅傳云官師官衆○王應麟曰左傳注云天子官師非卿也單靖公之節漢賈誼傳注云一官之長官師小吏之注愚謂漢注得之○鏞案官師非正官也如弁師舞師笙師鎛師之類以一技仕者也工亦以一藝在官凡樂工輪人梓人之屬皆是也師與工皆卑賤必舉此二人者所以廣求言之路也

周禮曰正歲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小宰小司徒小司寇之職皆有此文

夏書徇鐸使民無畏導之使言也周禮徇鐸使民知懼

毋敢廢職也其徇鐸雖同一寬一嚴立意頓殊乃僞者調合冰炭撚作一餠其有正味乎旣徇以鐸使之敢諫又懸以法使之怵刑人誰有言者哉僞者鹵莽將謂振鐸惟此一事不知天子之法凡欲曉衆無不用鐸故檀弓頌諱新之禮則振木鐸大司馬教振旅之法則用金鐸明堂位所云振木鐸於朝天子之禮者也凡有木鐸之文者兩合爲詞其成文乎 然且求言廣聰与羲和湎淫事頓不相關須讀師曠全文

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左傳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平子曰止也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

曰有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云云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

杜云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梅云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孔疏云左傳士文伯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也或以為房星九月日月會于大火大火之次房心共為大火非也○鏞案日食者月掩日也孔疏云然亦曰與月會東西同道南北同度與人目而三直乃成日食見曆法梅則曰辰不合為日食則古今象緯之家所不言者杜以房為舍亦無可據○今詳夏書本文此是星變不是日食何也辰者心星也心大火謂之辰房者房星也有星孛于房心之間使心星房星中有格塞不得相連故曰辰不集于房也據

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即大火心星公羊之傳何休之註明以大辰爲心星夏書所紀明亦星孛之災非日食也今按魯太史之言曰日過分而未至孟夏四月在春分之後夏至之前三辰有災斯有奏鼓用幣之禮三辰者日月星也左傳桓二年三辰之注明以三辰爲日月星無二解也太史將引星變奏鼓之禮以論日食用幣之當否故先言三辰有災通舉月星之禮若夏書四句原係日食之禮則太史不必先言三辰而乃引此文也○乃梅氏僞撰之日瞽見太史引夏書在日食之禮又見杜註訓房爲舍不如直訓爲房星又知九月季秋日月乃會于房

心之次遂書曰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而自註以日食其情有昭然可見者矣僞經旣云月朔則不得不謂之日食魯太史本引星變之文而今以爲日食之禮此非竊取者乎彼云四月而此云九月者梅氏之心以爲秋分之後冬至之前亦日過分而未至也然春分之後意在長養故災則有禳若夫秋分之後何必然矣

顧彪云夏禮異於周禮孔疏云彼惟夏四月有伐鼓此以九月亦奏鼓者顧氏曰云云〇又左傳疏云先代尚質凡日食皆用幣周禮極文事有差降惟正陽之月用幣〇或曰左傳謂之孟夏今胤征曰季秋非僞乎毛云左傳引夏書而曰此月朔之謂謂此凡月朔皆用幣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者周六月當夏四月也前儒已辨之〇平曰太史之

言再言此月一則曰在此月也二則曰此月朔之謂也上下此月同指正陽之月〔周六月〕無二義也毛氏乃以上此月爲正陽之月下此月爲每月之朔入孰信之僞者旣抄左傳又必改之爲季秋者亦以下此月爲每月也然下此月之下卽又繼之曰當夏四月謂之孟夏文勢如流丸走阪如使刀破竹誰敢於此破碎雕刻以護其手中之僞乎○乃自隋唐以來篤信梅書曆家妄造長曆云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見大衍曆議〕何其愚也仲康五年實爲丙寅〔王應麟云按皇極經世書仲康元年壬戌五年丙寅與曆不同〕年數亦舛日食何論今綱目前編仲康元

年壬戌儼然書之曰九月朔日食則虞初諸臯竟爲不
刊之典矣
錢甲云羲和爲曆官當在京師何勞師動衆而征之李塨云羲和自有國邑經稱酒荒于厥邑○平曰序云胤往征之既曰往征則羲和不在京師書序未可擊也此序載史記李塨不引書序引其私經對吏如此何以白冤此則然矣經云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此明以羲和在京師而罪之也若云羲和在其私邑鼓聲何以聞嗇夫庶人之馳走何以知之直以酒淫廢時誅之殛之可也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豈非剩語乎以羲和在京師者經

與猶堂集卷之二十一

洌水 丁鏞 著

梅氏尚書平 六

仲虺之誥 孔壁本有序無文不入於十六篇中

序曰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殷本紀云湯歸至於泰卷陶仲虺作誥

左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爲夏車正仲虺居薛爲湯左相 定元年 ○趙岐云萊朱湯賢臣一曰仲虺 孟子伊尹萊朱注

湯敗桀桀奔南巢之山 淮南子云湯敗桀於歷山与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

魯語云桀奔南巢 里革云 ○夏本紀云桀走鳴條遂放而死 律書云成湯有南巢之伐 ○鏞案南巢之說不見正經國語淮南

子亦謂桀自奔非湯放之也書序云巢伯來朝旅巢命春秋云楚人圍巢注云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左傳云吳人圍巢又遠啓疆城巢國語云滿于巢湖一統志云古巢縣陷爲湖史記云伍員擊楚取居巢又范增居巢人皆此地也然楚詞云順凱風而從游至南巢而一息又若極南荒遠之地今不可詳也潘岳西征賦云鑒亾王之驕淫竄南巢以投命

惟有慙德用延陵季子語見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班固典引云護有慙德○季子見舞大武者有美無貶但云美哉周之盛也見舞象者曰猶有憾焉見舞濩者曰猶有慙德其言本不合理夫以武王之誅紂而有美無貶顧

於湯文矣獨憾之乎湯放而不殺文王恪而不息豈獨受貶乎孔子曰武未盡善先儒謂武王得位未久而崩禮樂未興制作未備故武未盡善非謂征伐之故不能盡善矧可曰有慙德乎湯之放桀本非慙德湯受天明命以正夏罪非如後世簒竊之賊弑君以利己也何德之慙而須仲虺以解之慙與不慙逆順攸判不可依違漫漶模糊鶻突謂慙無傷不慙亦可也不慙是聖慙則是逆如有一毫慙德存於湯躬卽知此擧逆天違人爲弑爲簒仲虺之誥將與揚雄美新同歸一轍孔子奚取焉假云成湯放桀于南巢夏之餘頑猶有不服如武王

之後殷頌不服焉則仲虺作誥以牖民惑以昭天命可也今云湯之自心猶有慙德則是舉也貞正可愧可羞可恥豈仲虺之言所能解哉湯爲不善猶有天理不泯內懷忸怩乃仲虺飾詐文非諂媚阿諛以安慰湯心非小人乎此荀文若之所不爲而仲虺爲之乎朱子曰季札觀樂此是左氏粧點出來亦自難信（語類春秋條）正爲此等處也臧哀伯曰武王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見左傳）季札之言意亦如此今乃據此塗聽之說儼立一誥以示萬世其矯誣聖王爲何如者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苟有慙德何得与唐虞一也○且

此舉非湯創爲之也神農世衰黃帝伐之諸侯旣服遂伐炎帝湯何以異是黃帝不慙湯亦不慙義見余湯論以台爲口實竊王孫圉之語楚語王孫圉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使無以寡君爲口實◯鏞案口實二字本出易詞頤之象曰自求口實口實者食也故晉人徵朝于鄭子產曰若不恤其患以爲口實謂食言無乃不堪左襄二十二又晏嬰之言曰臣者豈爲其口實謂祿食社稷是養襄廿五口實者食也受人譏謗困於口舌如食在口故圉之言如彼僞者謂仲虺作誥使成湯無爲口實如觀射父作訓使楚王無爲口實故龔用如此梅傳云恐來世論我干常不去口◯後漢書劉般傳曰濱江之

民資漁採以助口實劉向說苑云衣被曰襚口實曰含

庾肩吾檳榔啟云方爲口實永以蠲痾○夏侯湛芙容賦云參嘉果以作珍長充御于口實○傅休奕李賦云

周萬國之口實充薦饗于神靈口實者食也

書曰葛伯仇餉孟子曰葛伯不祀湯使亳衆往爲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殺而奪之書曰云云此之謂也

殷本紀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節作湯征書序

同○鏞案葛伯仇餉本湯征篇文故本紀書序如此今

以爲仲虺之誥可乎

梅傳云葛伯游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

孔疏云傳与孟子違者亳人葛人義無以異○鏞案孟子不可違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孟子曰書曰云云誅其君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此告齊宣王也又滕文公篇引此書其文大同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孟子○一云徯我后后來其無罰今在太甲篇

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左傳宣十二年隨武子曰云云○又襄十四年中行獻子曰云云

左傳晉師救鄭及河聞鄭及楚平桓子欲還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勺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又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

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又鄭伯有奔許子叏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襄三十年○案此諸文仲虺之言唯取亂侮亡一句語而已其云兼弱也者昧也者隨武子之言也然且者昧也一句乃是勺詩之註脚尤与仲虺無涉至於推亡固存國之道也者中行獻子及子叏之言非仲虺之言也今梅氏之誥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掇拾左傳名曰聖經可乎

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爲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呂氏春秋○又荀子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

得疑者存○又新序
引古語曰擇友者霸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用易傳意坤六二傳云義以方外敬以直內○案呂覽云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亾即毋友不如己之意也今改之曰謂人莫己若者亾上句下句不相應也

湯誥孔壁本有文無註在十六篇中

序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殷本紀云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

湯誥者者湯与諸侯約束使諸侯咸有功德以居萬民者也其文猶載史記今錄于咸有一德條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用劉康公語左傳成十三年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用師曠語左傳襄十四年師曠云天

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鏞案眞西山以降衷一語爲開萬世性學之源余謂上古之人皆知道之大源出於上帝董子語故不必立訓惟務昭事所以帝典只有肆類上帝之文而降衷之說未嘗有也春秋之時知道者尚多故凡稱人心謂之天衷左傳曰乞盟於神以誘天衷又曰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又曰天誘其衷使皆降心國語曰天舍其衷楚師敗績吳語申胥云天降衷於吳此皆古人日用茶飯之語豈必立訓析理知梅氏之書而后方可以導民爲善此一節雖堂堂合理不可以此恕其作僞也○衷者中也梅傳訓之爲善此誤看國語之注而襲之者彼云衷善

也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論語○又呂氏春秋云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

孔安國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論語注○鏞案僞安國雖謂之湯誥眞安國已謂之湯誓將若之何上己十今考墨子本文不明言湯誓孔安國必謂之湯誓者據國語也文見下○又按有罪不敢赦桀也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又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皆此義也帝臣不蔽亦謂桀罪不可隱蔽舊注然今改之曰爾有善朕不敢蔽

或曰此文武之令也而以入湯誥可乎毛云前文夏令曰九月除道下文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凡先王通指前代言○平曰先王之或夏或周不必爭但天道賞善故可承天休天道罰惡故可無慆淫今也天道一句徙之在上以夏爲淫台居其善其自矜爲何如者旣竊古文何苦改之

伊訓 孔壁本有文無註在十六篇中○鄭玄典寶注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此二句明是伊訓之逸文見堯典疏

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 殷本紀云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

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迺立太丁之弟外丙外丙卽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立太丁之子太甲 成湯適長孫 太甲旣立三年不明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迎太甲而授之政○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

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趙岐云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鏞案太甲即位未久被放居桐書序孟子皆然惟史記云大甲既立三年放於桐宮今不可詳也雖然若如史記則既立三年放桐三年居桐三年凡九年而後得歸豈有是理孟子再言三年其實一三年而已○又按史記外丙中壬之繼立蓋世本文也見張守節註帝繫王紀無不然者

梅傳云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顧彪云殷家猶質踰月即改元不待正月以為首也○孔穎達云太甲以孫繼祖即以其年稱為元年也周法以踰年即位此經云元祀十有二月祀于先王若是踰年即位當以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殷本紀安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

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疎也○蔡沈云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至於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經史尤可攷其文甚長今不能盡錄○蘇軾云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毛云宋人不曉商制又不曉三正改元之必改月數然周制踰年改元商制不踰年改元前月王崩即此月改元○又云外丙二歲仲壬四歲卒此在湯崩前未嗣位也○平曰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者帝告釐沃以下十四篇皆成湯時作伊訓以下乃爲太甲時作故別其疆界如此非謂成湯崩年即太甲元年也我作書序不作殷史故其文如此乃僞儒作孔傳遂云湯沒而太甲立其淺陋無雙隋唐以降奉爲璧顧彪孔穎達之等不稽本末唯贋是

尊卽孟子亞聖也勿聽司馬遷良史也勿聽劉歆班固大儒也勿聽卽其所私者皇甫謐亦名士也勿聽世本古籍之可信者勿聽趙岐注家之稱善者勿聽惟無根無蔕之贗書是崇是宗豈非惑之甚者○顧彪之說而可得乎凡哀喪之法質則彌篤故易曰上古喪期無數禮曰殷練而祔周人卒哭而祔禮曰殷人殯于廟周人朝而遂行若此類不可勝數孰云哀喪之禮質則彌薄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周人方喪而已魯人食食（見檀弓）至於踰年改元之法其在堯典明云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正是堯崩之明年年（孟子云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

之南其義与堯典不合今所不取然与顧彪之說正亦相反春秋諸公元年每云春

王正月公即位必在君薨之明年斯禮也虞夏商周所

不變也今乃曰殷人猶質踰月改元可予居喪之

禮質則愈嚴故殷人之法雖亦踰年改元而三年之內

諒闇居廬未有命戒踐位承統則爲之發號施令則勿

之故書曰其在高宗時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

無逸文孔子釋之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

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見論語降及成周其禮大變顧命曰

乙丑王崩越七日癸酉王麻冕黼裳入即位卒事反喪

服降及東周其禮大亂晉悼公之喪三月既葬改服脩

人未及卽位則其名字豈載史冊朝菌旣化安問晦朔鳳皇雖尊奚顧殘卵舍正路而入曲徑其困於藤葛本自如此湯年百歲若如程說湯年九十九生外丙亦奇矣

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漢書律歷志云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旣沒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伊訓篇曰云云

班固曰此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巳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巳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毛云班固兩騎作說曰太甲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數人連稱經義亡矣○鏞案班固一片精神惟在朔日冬至四

字故其釋經義荒雜不核葢以班固本作律歷志非作書註故也堯典曰咨十有二牧誕資有牧卽此禮也資咨本相通緇衣引書以咨爲資此其驗也方明者神象也其制詳見覲禮覲禮云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壇十二尋加方明于其上○又云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設六玉上圭下璧南璋西琥北璜東圭○又云天子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周禮司儀所云將會諸侯爲壇三成卽方明之壇也鄭玄云左傳襄公會盟于亳范宣子作載書曰司慎司盟明神殛之襄十一年所謂方明卽司慎司盟之神主也故周禮司盟云會同則掌其盟載北面詔明神明神者方明之神也如淳孟康皆引覲禮而班固不引覲禮當時羣牧齊會于方明之壇

神故祠言以○吳棫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祠主塋者不離於殯側何待於祇見○平曰吳氏之說明白痛快無以加也他經有疑可云註誤至於梅氏之書自經自註不得有誤蔡仲默乃云太甲居仲壬之塋伊尹祭太祖之廟不亦謬乎設如蔡言亦不成理何則太甲既以居塋之故使尹攝祀又何得以九章冕服儼入玄王之庭乎若云衰經而見廟三千年來無此禮也

百官總己以聽冢宰用論語子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憲問

○案侯甸羣后之下插此二句突然不諧矣

鳥獸魚鼈咸若襲賈誼文新書君德篇曰文王之時德及鳥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

○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用鄭莊公語左傳鄭莊公云天禍許國假手于我寡人○隱十一年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孟子○今改之曰造攻自鳴條

錢甲曰桀都安邑在今山西与鳴條何涉李塨云正義謂陳留平丘縣有鳴條亭此東鳴條也舜所卒也蒲州安邑縣有鳴條陌此西鳴條也桀所誅也一東一西不必牽合○

平曰桀之戰於鳴條其文在書序湯誓序桀之走於鳴條其文在史記夏本紀桀於鳴條非曰無文但鳴條非桀造罪之地也湯起自亳桀升自陑湯誓序戰于鳴條之野則鳴條者在湯邑桀邑之間自桀邑歷陑邑至鳴條既是野地亦無離宮桀之造可攻之罪何嘗於鳴條予李塨以鳴條爲

桀之所誅是何說也經不云誅桀于鳴條乃云造攻自鳴條造攻云者居其邑坐其宮出則酒荒入則色荒以造可攻之罪也豈事敗之後或誅或走之謂哉孟子誦書不必有誤旣竊古文何若改之○楚辭云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王逸云湯誅桀放之鳴條之野衆民喜悅○柳子厚天對云條伐巢放亦言自鳴條而放之非謂桀造罪於鳴條也

孔疏云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鄭玄湯誓注云鳴條南夷地名

○鏞案梅氏之書權輿乎皇甫謐胚胎乎皇甫謐故皇甫謐之書往往有此等文也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襲祭義子曰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又孝經天子

之章先論愛敬之事末云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

墨子引商書百獸貞蟲節墨子引湯之官刑恆舞于宮節墨子求哲人禆輔而身節晴案舞佯佯黃言孔章以下非官刑之書乃黃經之言僞者旣襲官刑之言乃連襲黃經之言何也且舞佯佯是恆舞之貌而變作聖謨洋洋黃言是黃經之言而變作嘉言又留九有以亡一句用之於咸有一德篇中則盜贓旣露奸情莫遁也

書曰從命而不咈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荀子

荀子引書本是臣事君之義謂入臣之道且順承命又勸幾諫也義詳余論語幾諫解今改之曰從諫弗咈先民時若斯

太甲上 孔壁本有序無文不入於十六篇中

序曰太甲旣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殷本紀云伊尹廼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廼作太甲訓三篇襃帝太甲稱太宗

鄭云桐地名有王離宮焉梅云湯葬地○鏞案皇覽云湯冢在濟陰亳縣北三里水經注亦云張守節云洛州偃師縣有湯冢近於桐宮杜預云梁國蒙縣有湯冢總之劉向大儒也向之言曰殷湯無葬處稽之七略都無其文故其言如是以桐爲湯葬地者妄也水經注云漢哀帝時得湯冢又或云蒲州寶鼎縣有湯冢皆非信文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學

鄭云顧念也 梅云常目在之 諟猶正也 梅云諟是也 諟或爲題 ○鏞案諟或爲題者鄭見古文諸本取其善者錄之爲正文取其劣者存之爲參考此註經之良法也

阿衡左右厥辟出商頌 長發詩云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鄭云阿倚衡平也湯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 梅云阿倚衡平 ○鏞案長發之詩後人所作伊尹預竊後人贊美己德之詩以訓嗣王孔安國預竊鄭玄阿倚衡平之箋以註古文其有是乎如云鄭箋出於孔註則鄭不見其經 上已十 何得先見其註且伊尹自作此篇乃奮筆書之曰惟嗣王不惠于

阿衡天下無此人也寧適放黜不得以不順於己聲罪致討如是

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緇衣鄭云尹吉亦尹告也天當為先字之誤鄭云忠信為周國語文相助也謂臣也令天絶桀者以其自作孼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為敗邑或為予◯梅云言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鄭云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鏞案緇衣再引尹吉其一咸有一德文也據史記咸有一德明作於湯時彼尹吉既作於湯時則此尹吉亦不殊故鄭以此節爲

告湯之語◯躬先見之解梅說爲長

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坊記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曰云云

鄭云忝辱也爲君不君与臣子相褻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梅云忝辱也爲君不君則辱其祖◯鏞案孔安國又竊鄭註

昧爽丕顯竊讒鼎銘左傳昭三年叔向引讒鼎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待旦

竊孟子云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坐以待旦

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

釋緇衣子云君子不可以不愼也太甲曰云云

鄭云越之言蹷也覆敗也言無自顚蹷女之政教以自

毁敗也(梅云越墜失無失祖命)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梅云虞度也)虞機弩牙也(梅亦云)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間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梅云機有度以準望)爲政亦當以己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蔡云括矢括(說文云矢括築絃處)○鏞案厥命二字鄭以爲己之政令梅以爲祖之遺命此大釁也君之發令如虞之發矢其取譬密切若云祖命則虞機一段何以解矣且緇衣本文繼以兌命曰惟口起羞此亦愼令之義梅說其無釁乎且執一段裂作兩段自括二句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抑何故也有人於此把雲錦一段裂作兩段更補賓布一段

未有不勃然大怒者

習与性成襲論語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孟子公孫丑曰云云

始云嗣王不惠于阿衡又云王惟庸罔念聞又云王未克變又曰茲乃不義習与性成此以之爲殷史記實之筆可也以之爲書序亦可也以之爲伊尹自作之文大無禮也史記云太甲修德伊尹嘉之作此三篇以襃帝德厥稱太宗以今觀之安在其襃嘉也君子不念舊惡与其善而進之未聞既悟既遷之後臚列舊罪鋪張己功若是其迫切也伊尹四朝元老德躋神聖功被普天

放之訓之無所不可而君臣之義固自如也安得侮慢暴揚畢竟若是

太甲中

梅云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又云冕冠也踰月即吉服 ◯ 鏞案祥而不禫何得吉服天下固無此禮余之所疑則又有大焉湯以元年十一月崩伊尹以十二月朔作伊訓其後又有不惠罔念聞未克變三節雖以十日爲一節已四旬矣若然太甲被放當在二祀之春及其歸亳之時不滿二年何孟子史記世本書序等文皆云三年而歸亳也禮天子七月而葬哀哉太甲祖死不

葬恤焉袟放及其改悔之後猶不能以麻衣縞冠一哭於大祥之日及其踰月之後始乃歸毫天理人情忍如是乎伊尹聖人也聖人所爲無不循天理而順人情使太甲旣祥踰月而歸必無此事

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表記

鄭云胥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

書曰欲敗度縱敗禮左傳昭十年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書曰云云我之謂矣

太甲曰天作孼可違也自作孼不可以逭緇衣○又孟子再引之云太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

鄭云違猶辟也梅云天災可避逭逃也梅亦云

書曰徯我后后來無罰孟子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竊伍擧語楚語云靈王爲章華之臺伍擧曰臣聞國君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淫色以爲明察清濁爲聰也〇案伍擧之言蓋云聽德曰聽聽字从德其字義本然非謂聽德宜聽令也改換數字而全文失眞語亦卑俗矣視遠亦然

太甲下

惟天無親以下三節龔宮之奇語左傳僖五年晉侯假道於虞宮之奇諫之〇案宮之奇之言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今蔡仲之命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今君陳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今旅獒僞者取

周書三節播于三篇又一鼓鑄用飾此篇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襲中庸中庸云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

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文王世子語曰云云世子之謂也

梅傳云一人天子○鏞案元者震之德也震爲長子其德仁善詳見余易箋故古者世子謂之元良今改之曰天子

元良可乎梅書雖出入不信之故梁簡文帝上昭明太子文集表云幼有文章之敏長備元良之德宋眞宗作

元良箴以賜太子見宋史蕭圓肅太子箴云姬周長久實

係元良元良豈天子乎